

民族植物·紅藜(台灣藜)介紹

文、圖／林志忠

台灣的山林鄉愁裡，一種彩虹般的植物，魯凱族稱之baae、排灣人稱為tjulis，千百年來，每在小米播種時令，如伴娘般地與之散佈在台灣原民的山田裡，儘管在台灣的土地上，再也無法找出較之更為華麗，卻仍無人可以說出她的由來，而我們也從未正視過她的存在！今日，我們稱它為「紅藜」，取之於彩虹般之華麗色彩；又名為「台灣藜」，意味這是全世界僅有的驕傲，因此，懇請給她應有的地位與尊重，讓更多台灣子民都得以見之喜因之富！



在台灣的传统作物及資源植物清單中，大概再也找不到一個像台灣藜這樣一種與原住民互動之密切，兼具美麗外觀與歷史哀愁的特有植物了。依據文獻上的記載，台灣藜有過不同的稱謂語，如藜、赤藜、紫藜、紅心藜、紅藜、食用藜等，其命名方式多半以實用角度出發，如外觀顏色及利用價值等。過去由於始終被誤為外來引進植物，欠缺分類之研究比較，因此農藝方面之研究者，往往將之視為*Chenopodium album*、*Chenopodium purpurascens*之類，並沿用該分類群的特徵，因此，鮮有人注意到台灣藜的特殊價值。事隔多年後，經比對保存於美國、英國及印度等國家標本館之模式標本後，如今終於能夠為它正名「台灣藜*Chenopodium*



formosana Koidz」，可算是台灣植物文化遺憾中的幸事了。

要了解台灣藜這一種奇妙的原生栽培植物，就不得不從它的起源追溯。有關作物的起源，除了洪荒時期以來的神賜之說，近代科學進行了一系列植物地理、古生物學、生態學、考古學、語言學和歷史學等跨學科的綜合研究，並分別創立學派，產生達38種的理論依據，其中包括DeCandole(1882-1855)、Vavilov(1923-1931)、Burkhill(1951)、Harlan(1971)等人之重要論述。眾多學派中，以前蘇聯學者Vavilov帶領的研究團隊最為有名，該團隊進行60個國家、近25萬份的栽培植物材料的綜合比較，發表了「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」一書，將世界分為8個栽培植物起源中心(Vavilov center)。文中提到印度亞大陸中心的紅心藜*Chenopodium centrорubrum*、南美中心的安地斯高地穀粒藜*Chenopodium quinoa*，這是目前所知



霧台鄉紅藜示範園區設有種子培育溫室



霧台農民採收紅藜

紅藜

紅藜成熟

與台灣藜分類及起源最為相關之訊息。

藜科植物因種子可作為澱粉生產食用，因此與禾本科、莧科及部分蓼科植物，被歸類為穀類作物(grain crops)，如南美安地斯山脈的穀粒藜(*Chenopodium quinoa* Willdenow)，即是一種被世界廣泛食用的藜屬穀類作物。在台灣的藜科植物中，台灣藜是唯一與穀粒藜具備相同特性的植物，具有耐寒、耐旱、豐產及高營養價值的多目標特性。檢視台灣植物利用清單，台灣藜幾乎是瀕危邊陲作物的代名詞，未曾得到青睞重視。檢視原住民的物質文化保存議題，除了與常聽到的小米酒有所關連外，不易從田野調查及文獻發現其存在的歷史意義。因此，當我們仔細審視台灣藜的顏色多樣性、利用多樣性及各族相似的物質文化時，對照目前台灣地區種植面積之稀、品系保存脆弱的情況，將驚訝地發覺，台灣社會面對原生植物的保育議題時，仍未能充份了解其優先順序的影響性！此一優先順序危機造成的生物基因流失，將是無法彌補的遺憾。

台灣原住民對於台灣藜的種植及利用方式，

主要是因應傳統祭祀的需要，因此往往在栽種小米、陸稻、芋頭及甘薯等主要糧食作物時，僅選擇鄰近小面積的旱田，進行單一作物種植或是間作混植。這樣的山田農作特性，符合作物起源研究權威J. R. Harlan的「宗教起源」主張，並與南美、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原住民族，利用藜屬或莧屬植物，作為祭祀時使用的狀況是一樣的情形。做為原住民傳統生命禮俗祭祀用植物的台灣藜，除了蘭嶼達悟族未有台灣藜利用之記載外，平埔族各族群由於漢化已久，因此也失去了對該作物的可能考證研究。依據過去各方研究及近年田野調查資料顯示，各族群多利用台灣藜進行豐收祭前的釀酒利用，產生了獨特的台灣藜釀酒文化。例如北部的賽夏族將酒分為四類，其中添加台灣藜釀製的酒稱為pinoriyan；其作法是在每年祖靈祭前，取出穀倉的小米或陸稻進行舂搗，連同咀嚼過的藜葉放入甕中，於炭火邊進行發酵，其釀的酒色紅而味甘甜。森丑之助及佐山融吉於1917年分別調查北蕃及賽德克族群時，提到了



舂搗

台灣藜之當地語彙 ihe 或 peigu，並提及具有各種神話傳說，這是台灣原住民文獻上首次提到台灣藜的神話部分。至於散居在中央山脈的布農族及鄒族人，目前對於台灣藜的利用及文化認同保存，卻相對較低，或許是山地經濟作物的大量引進及市售酵母的便利性，造成種植意願低落；或許是外來宗教因素使然，造成各部落間原住民傳統釀酒的終止。間接造成廣大的山區中，鮮見台灣藜之種植利用。

在南部及東部的排灣及魯凱族領域內，是目前台灣藜種源保存最多、栽種數量較多的地區。排灣族人稱台灣藜為 tjujis，魯凱族人稱之為 baae，東部地區的部分排灣族人更依其小穗之顏色，再將之細分三種，kapulapula 的花穗呈黃色，odidile 為紅色系列的台灣藜，其小穗包括了紅色、紫紅色或洋紅色等幾種，udaudasa 為深澄色的花穗品系。對排灣及魯凱族人來說，台灣藜不僅僅是釀酒材料，更是美味的食材，族人往往在小米及白米稀飯中，與山萵苣等野菜一起添加，塑造台灣特有的養生飲食文化。除了每年收穫季前的釀酒及小米糕製作外，兩族人更將台灣藜之豐富色彩應用於頭飾的裝飾花材應用，給了它另一種美麗的形象。

截至目前，我們仍無從得知台灣藜的起源，也無法了解早期原住民如何知悉利用此一

植物的方法。在人類的文明史上，將野生植物馴化為農耕栽培作物的演化時間，大約在一萬年以前，就已經開始熟悉各種可以利用的資源植物。在人與生物的共同演化的漫長過程中，人類將植物逐步地進行選育，進行有效率的耕作，增加收穫，維持族群的繁衍，是人類發展史的一大步。馴化栽培植物的起源，雖有眾多學理依據，但仍眾說紛紜。一般來說，原始農耕時期的人們，對於作物的起源往往認為是由天神賜予，透過特定的管道方法輾轉傳到人間。在台灣原住民神話中，有關台灣藜的神話，目前雖缺乏文獻記載及田野訪談提供，呈現空白的真空地帶，是目前較為遺憾之事。但堪稱與台灣藜共生物種的小米，在台灣各族中卻有其神祇傳說，各種歲時收穫祭典，均圍繞此一糧食作物舉辦。其神話之豐富，與中國歷史上的后稷、盤古及埃及 Isis 女神、希臘 Demeter 女神、羅馬 Ceres 女神等，一樣具有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珍貴價值。或許日後可以從各族對於小米的慶典儀式及語彙中，進行台灣藜之比較民族植物學的研究，藉以發掘更多台灣藜的文化資產及生物潛在價值。



原住民將台灣藜之豐富色彩應用於頭飾上